

流风遗韵话“槐市”

张长国



成武古城街古槐市所留古槐

槐市，对于如今的很多人来说，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语。仅从字面上有一个“市”来理解，大约就是一个交易的市场。那么，这是一个交易什么的市场呢？和我们口语中的“粮食市”交易粮食、“菜市”交易蔬菜的解释不同，它不是交易槐树的市场，它的本意是一个图书交易市场，相当于今天的“文化市场”。后来，随着古代学子们对知识的渴求，又逐渐发展成为学术交流的场地。而在几百年前，成武县城内就有这样一处“槐市”。

在成武县城古城街西段路南，有一株树围两米左右的古黑槐树，它默默生长在街边，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雨，依然枝繁叶茂。这棵树所在的地方就是明清时期成

武的槐市所在地，它也是成武槐市的“直接见证者”。槐市是图书市场，为什么不直接叫“书市”呢？这和历史人物王莽有关系。西汉末年，王莽被封为安汉公，加九锡，成为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”的人物。王莽本身是个博学的人，他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作用。为了让读书人对他所用，他下令在各郡县设立学宫，网罗人才，并征召天下“异能之士”来京师讲学。随着人数的增加，学校容纳不了，王莽于公元4年在长安城东南郊扩建了能容纳万人以上的太学，读书人多了，就需要有图书市场来交流知识。他就在太学附近的槐树林里设立了一个定期买卖书籍的市场，因市场在槐树林里，被称为“槐市”。

东汉末年的地理书《三辅黄图》对“槐市”有记载：“王莽作宰衡时，建弟子舍万区……为博士舍三十区。东为常满仓，仓之北为槐市，列槐树数百行为隧，无墙屋，诸生望望会此市，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、笙磬乐器，相与买卖。雍容揖让，侃侃訚訚，或论议槐下。”在槐市里，读书人不但可以出售自己用不着的图书，还可以购买各类书籍和文化用品，是典型的文化市场。读书人都非常有礼貌，大家在学习中有困惑，也就在槐树下互相请教、答疑解惑，完成思想的交流。如果要追寻中国古代的文化市场，那大约就是“槐市”了。

成武县的“槐市”在明代以前无考，在明万历二十二年（1593），赵州人、进士张居仁任成武知县，到了第二年，在他的治理下，成武县境内民众获得了丰收。有了资金，他就组织修缮了城郭。完毕后，还剩了一些砖瓦木料。而成武县有一通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书写的《孔子庙堂碑》，张居仁经常研读，其碑文中有关“青葱槐市，总翠成帷”的字句，这令他想起了汉代的“槐市”，每当读到这些历史，总让进士出身的他非常感慨。于是，为了让成武的学子们有一个文化交流的场所，他通过实地勘察，发现县衙西边不远的隅首处有一块空地，还有不知什么时候栽植的几株古

槐，苍郁可爱，是一个好地方。他就找了工匠，利用修城剩下的材料，建了坐北朝南的五间正房，以及东西各三间厢房。大堂前面是仪门，仪门前是正门。他在正房上挂了个“益入”匾。据他解释，是让有益的人进来，互相受益。东西厢房的匾分别为“摇黄”“舞翠”。同时，配套建筑还有思槐亭。整个院落建好后，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张居仁是书香世家，他本人学问深厚，对经、史、子、集都有研究。在槐市的房子里，他经常邀集县学的博士（老师）和生员在这里乘凉避暑，讨论学术，一时学风兴起。在这里，张居仁还和一位老师讨论了怎么做学问的问题，两人引经据典，互相“抬杠”，言辞所出，如舌灿莲花，展现了张居仁深厚的国学功底。后来，张居仁把修建槐市的经过和辩论的内容写成了一篇名为《槐市记》的文章，流传了下来。从中，我们也可以一窥明朝人的学习生活态度。从张居仁当时的记载来看，留存至今的这株槐树至少已经生长了五百年。

如今，槐市的建筑早已消失在漫漫的历史中，为纪念这处古遗址，该县把与此处南邻的一条街命名为“槐市街”。而古槐市只留下了这一株老树，微风过处，沙沙作响，似乎在讲述着那古老的流风遗韵……



《水浒传》是风靡中国、享誉世界的古典文学名著，还被多个导演拍成了电影、电视连续剧。

看过电视连续剧《水浒传》的人都知道，时迁不仅偷鸡在行，做鸡也是行家里手。在祝家庄上住店，与杨雄、石秀饮酒因为没有肉，便偷了店家的大公鸡，黑夜里竟然悄悄把鸡杀了当下酒菜。

郓城县是水浒文化的发祥地。北宋时，现在的梁山寨归属郓城县管辖。梁山英雄人物大都在郓城县一带留有故事和传说。其中时迁偷鸡、做鸡的传说更是脍炙人口。

时迁本名李迁，高唐州（今山东省高唐县）人，从小练就一身好功夫，身轻如燕，能攀高走壁，人称“鼓上蚤”。虽然时迁有些小偷小摸的毛病，但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。后来本村恶霸李老虎强行夺走了他家的一亩半地，李迁一怒之下杀死了李老虎全家6口人，惹下人命官司，被官府缉拿。李迁在家待不下去了，只好改母姓叫时迁，逃离家乡避祸。

时迁随身所带银两不几天就花光了，没有了银子，只好扮作“叫花子（乞丐）”沿途乞讨，一路往西逃到了郓城县。在郓城县城大街上看到豪富家灯红酒绿、大摆宴席准备中秋佳节，而自己衣衫褴褛，饥肠辘辘，心中愤愤不平。于是，一天晚上，时迁跳进一个豪富家，偷了一只鸡跑到宋金河边。这时已是夜半三更，杀鸡没有刀，拔毛看不清楚，煮鸡又无锅灶。怎么办？忽然，他看到自己因蹭水沾湿了两脚泥，便灵机一动，心中暗想，用泥把鸡糊起来，再用火烧烤岂不是一个好办法吗？于是，时迁在河岸边的地上挖了个坑，用力把鸡头一拧，然后挖河泥糊在鸡身上，将糊好泥的鸡放在坑上边，用柴草在下边烧烤起来，直烧得糊鸡的泥巴硬邦邦如石块。然后把鸡放在坑内，上面用坑周围的热土将鸡盖了个严严实实。就这样闷了大约半个时辰，将土扒开，取出鸡来，往地上猛地一摔，泥块裂开后用手把泥块剥除，不但鸡毛被泥块沾干净了，露出红嫩喷香的肉，而且被熏得清香四溢，便坐在地上大口吃起来。

这时已是黎明时分，有一个厨师一早到集市上买菜，路过时迁吃鸡的地方，觉得奇香无比。上前一看，一个“叫花子”正在啃吃一只鸡，于是上前询问鸡的做法，时迁详详细细说了一遍。这位厨师是个烹饪高手，回去后改进了做法，在鸡腹里放了葱、酒、酱油、花椒、生姜等佐料，再裹上一层网状油和荷叶，外涂黄泥，烧成后味道更加鲜美。一经问世，深受食客欢迎。因为这种鸡的做法是跟“叫花子”学来的，所以，这个厨师就把这道菜叫作“叫花子鸡”，并一直延续至今。

后来，时迁上了梁山寨，在梁山108将中排名107位，星号地贼星。时至今日，“叫花子鸡”仍是郓城县一带宾馆酒店的一道名菜，不过，菜名已经演变为“叫花鸡”了。

时迁发明『叫花鸡』



振铎：西周曹国第一位君主

今菏泽市的定陶区，属于西周时期曹国的封地，其开国君主是周武王弟叔振铎。曹叔振铎，姬姓，名振铎，周文王姬昌与太姒所生第六子，周武王姬发同母弟，周代诸侯国曹国始封之君，曹姓始祖。

曹叔振铎母亲姓姬，是夏禹后代有莘氏部落之女，周文王的正妻。太姒勤劳持家，恪守妇道，因此号称文母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记载：“曹叔振铎，文之昭也。”周武王姬发之弟。太姒与周文王有十子，依次是长子伯邑考、次子周武王姬发、三子管叔鲜、四子周公旦、五子蔡叔度、六子曹叔振铎、七子叔武、八子霍叔处、九子康叔封、十子冉季载。兄弟十人，自幼深受母亲大姒的教诲，所以他们从小到大，就没有做过违背常理、荒唐离谱之事。

周文王死后，因长兄伯邑考早逝，故而次兄周武王继任其位。周武王十一年（前1046年），起兵攻打商朝，在牧野之战中击败商军，商朝君主帝辛自焚而死，商朝灭亡。曹叔振铎在执政期间，体察民情，爱护百姓，实行轻徭薄赋，劝百姓削岗平洼，建设家园，疏水导流，垦荒种田，深受百姓爱戴。他注重农桑，教民众讲礼仪，行廉耻，广施周礼。使奢者俭素，劣者善良，俗尚淳朴，男耕女织，丰衣足食，安居乐业。后人称赞其“教民有法，实开疆之圣也。”曹叔振铎死后，其子姬俾即位，史称曹太伯。

曹伯阳继任曹国国君之后，不理政事，喜欢打猎。曹伯阳三年（前499年），曹国人梦见历代所有君王站在祭祀土神的社宫中，商量要灭亡曹国。天亮后，做梦人尝试在曹国都城寻找，但没有找到名叫公孙彊的人。做梦人告诫他的儿子说：“我死后，你听到公孙彊掌政，一定要离开曹国，不要遭遇曹国灭亡的灾祸。”后来，曹伯阳果然任用一个名叫公孙彊的人，做梦的儿子便逃出曹国，不久曹国灭亡，历二十六世，享国555年。

曹叔振铎死后，人们念念不忘，在定陶区城北6公里处仿山墓顶上修建庙宇，以示纪念明君曹叔振铎，祈福保佑民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国泰民安。庙宇核心区占地58亩，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。现今仿山古墓群，就是周朝诸侯国曹国君墓葬群，该墓葬群安葬自振铎至曹伯阳共二十六位国君。自1997年以来，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，通过全面治理整顿，多次升级改造，正式列入道教文化活动场所，属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据史料记载：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八，是纪念曹叔振铎的日子。相传，大王爷受民敬仰，感动东海龙王，于致祭日香火烟雾中布云，在思凡落泪中降雨，以在天之灵，给天下百姓降吉祥。如今，一年一度的仿山庙会都有5天的商贸交易。

王义尚



儿歌曰：老家的井，是老井，爷爷的爷爷打的井；井里的水，是甜水，爸爸的爸爸留的水；担水的桶，是木桶，辈辈挑水用这桶。我喝这桶盛的水，呆瓜变成了机灵鬼。

过去农村不通自来水，庄稼人吃水要到井台上去挑。井台一般由青石板砌成，块块条石高出地面，以免下雨时脏水流进井中。再者，石板砌成的井台干爽不湿滑，以免打水人滑倒坠落井中。

即便如此，打水仍是一件艰苦的工作，尤其是用井绳把桶放到井底水面，水桶只会漂浮着，没有一定的技巧是不会取到水的。有经验的老农，会把井绳左摇右甩，趁势一松手，水桶就会向口向下切入水中，再用力提上来，就是一桶甘冽的清水。

少年的我们常常想，打水都这么困难，挖这么深的井一定不容易，需要挖多深的大坑，才能砌出这么深的水井呢？后来才知道，庄稼人打井也不需要挖很大的坑。砌井之前须先选定水脉旺盛之地，然后用厚木板拼接成一个厚厚的圆形托底，之后渐渐往木托底上砌砖，砌砖不能加灰浆，并让砖与砖之间留着宽宽的缝隙。待砖垒到半米高左右时，开始在木托盘底下掏土，木托盘便慢慢下沉，待沉下一段，再垒几层砖，如此反复下去，将土掏出十多米的深度时，井便打成了。此时地下水顺着砖缝渗进井底。最初几天，要反复不停地往上提水，名曰洗井，目的是疏通泉道，洗井两天后，井水不再浑浊，开始变得清澈甘甜了。

如今，村村都通上自来水，水井经过压水井的变迁，已经彻底在农村销声匿迹了。

文/丁明烽 画/王世会

砌井



● 菏泽地名前世今生 ●



姜马庄村地名牌

姜马庄：没有马姓的黄河故道村落

单县蔡堂镇姜马庄村原名马庄村。明朝洪武年间，马氏在这里建村居住，后经几代人辛勤耕耘，至清末拥有庄田数百亩，在村中央修筑了马家四合大院，村西建设了占地十多亩地的花园，成为黄河流域闻名遐迩的村落。

后来，富甲一方的马氏家族产业分割，其中一支人搬到村西南另建了一个小庄子，名为前马庄。并兴建了一座庙宇，取名马庙，每年农历二月二的庙会，商贾云集、香火缭绕、车水马龙，煞是热闹。

有一年，黄河泛滥，淹没了这里的土地，马庄、前马庄马氏族人舍家弃业，投奔他乡，终未回归。明末清初，姜姓一族人看中了马家居住遗址，认为是宜居繁衍的风水宝地，决定新建村居。他们在黄河故道对岸的马滩集一带（今属安徽砀山县）找到了马姓后代，并向马家支付一定银两，双方立下协约，将所建村取名为姜马庄，保留了马姓字。延续今日，姜马庄依然没有马姓人，保留下来的只有当年马家花园中的一口古井，而马庙则早已沉溺于历史长河中。

随后，孙、母、诸葛等姓氏陆续迁入定

居姜马庄，人丁、物产更加兴旺、丰饶。姜氏家族不仅谙熟稼穑，还开办了面粉、粉条、香油等作坊，生意兴隆，收入不菲，逐渐成了当地的富裕大户。

姜氏族人十分重视教育，专门聘请教师在村里辅导孩子习文弄墨，先后有道光元年的姜坚、光绪二十四年的姜润年等7人受命朝廷官员，皆落叶归根、魂归故里，栖身村前后两处姜家陵地。

清朝末年，姜氏家族衰败，将村庄连同土地一起卖给了单县城里富豪朱德山、朱德范兄弟，成为朱家的“下庄子”，朱德山做了庄主，而村名未易。

朱氏兄弟在村周围修筑了寨墙、寨壕、炮楼，建设了东、南两处豪宅，组建了武装力量看家护院，姜马庄再度驰名乡野。

据民间传说，朱德山酷爱戏曲，专门拿出100亩良田收成组办戏班子，二三十名演员中有著名的青衣大金牙和小金牙、丑角蔡留法、黑脸麻拉，还有号称“盖九州”的金眼生等。逢年节、遇喜事、获丰盈，戏班子都会连演数日，直到湖西抗战烽火燃起，方才“人去台空”。

1946年春，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开始，

姜马庄群众斗地主、分田地，翻身做主人。朱德山躲避斗争逃匿时为敌占区的砀山县，次年八路军大反攻，其愈加惊恐，思乡难归，终客死他乡。

1948年冬，淮海战役打响，解放军在姜马庄朱氏大院内设立了兵站，时任村长国民党平组织群众支援前线，青壮年抬担架，夙夜往返，45副担架每天抬来45名伤员，院子安置不下，又在南大门外搭起帐篷救助轻伤员。全村妇女皆参与照顾伤员，老人拾柴生火做饭，乡亲们还捐款捐物置办了几十口棺材，安葬烈士遗体。

期间，姜马庄村民按照当地传统风俗，为37名烈士入殓、净面、叩首、烧纸、焚香，以最高的礼节将烈士遗体安葬于村东南角的5亩田地里。后来，他们又找到贾庄地道战中牺牲的15名八路军战士遗体，与兵站烈士埋葬在一起，并称此陵地为“八路林”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“八路林”之地划归安徽砀山县，但姜马庄百姓对烈士的祭奠延续至今，整整74年。文/图 通讯员 刘厚珉

